石 桥（外一首）

□刘吉训

你躬起来的背
如一弯新月的弓
一拉一松
射落一河星影
岁月斑驳的足迹
刻印在你嶙峋的肩头
车轮滚滚
行人匆匆
将你的身躯压得生疼
夜捻亮了你黯淡的双眸
捻亮了你如弦的心
橹声自远处传来
古典，恬静
此刻
有品夜的老人们
在桥上举着酒杯吟诵
于是，石桥
你成了一首平平仄仄的绝句
被咀嚼得有滋有味
情绵绵，意浓浓

离 别

嘟——
一声车鸣
载走了你
却留下了我
任清凉的风雨
吹打着我凄冷的面颊
树上的落叶
不知何时已纷纷扬扬
瑟瑟的秋水哭泣着隐退
湿漉漉的站台
依旧搁着颤栗的心
此刻
一个清脆的小女孩声音
在身后溅响——
爸爸，这么美的花儿怎么掉了一地
父亲淡淡一笑
孩子，这就像你昨夜的梦，太美了
今天早上你才会哭得最伤心
当我一回头
这位哲人已成为灰色的背影
小女孩听懂这深沉的诠释了吗
匆匆穿过那片树林
我要去寻觅那失落的初衷

落 叶

□王 坤

也曾茂密葳蕤
给旷野带来勃勃生机
也曾葱郁苍翠
用神奇画笔泼墨写意
低调含蓄从不显摆
做一片绿叶甘当陪衬

秋风是一条无情的鞭子
抽过来抽过去还变本加厉
树叶是一群无辜的孩子
你看看我我望望你
无可奈何无处躲避

一片一片从母体滑落
缠缠绵绵沉默无语
纵然万般不舍
也要昂起头颅绝不灰心丧气

既然凋零是一种悲壮
万物都要接受这一自然铁律
那就化做一抔泥土吧
滋养来年接替自己的万千兄弟

父亲的酒壶

□谭国栋

雨不急不缓，匀匀密密的，天地被结成了一张灰暗的网。我提着一瓶虎桥酒，沿着一条崎岖陂陀的小路往山上去。浑浊的雨水顺着路中央的沟壑匆匆流着，我时不时一脚踩空，冰凉的雨水灌进鞋里。坟地在半山腰，围着一片苹果树，父亲，睡在这里整两年了。

父亲的坟不高，土馒头般，与周围别无二致，只是坟头少了商陆、构树等让人厌烦的草、树。几个红砖搭起的祭台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铁的，有些斑驳了，橄榄绿的带子已经褪成了浅黄。壶身深浅不一的弹坑覆着斑斑锈迹，背带上浸着几处赭红血痕，经雨水一泡，那红格外扎眼。

我蹲下身，雨水顺着发梢，滴进脚下的泥土里，泥腥味和着青草的淡涩，汇入鼻腔。我用力拧开水壶上锈紧的盖子，一股陈味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是我打小，就非常熟悉的味道。

我蹲在父亲坟前，将他的酒缓缓地在坟前洒了一个半圆，再郑重地放回坟头。

四下里，雨的沙沙声时急时缓。远处，几户人家屋顶的炊烟，被雨压得低了头，贴着屋瓦慢慢地游着。朦胧间，仿佛又看见那斑驳的酒壶，被父亲那双青筋虬结、微微发颤的手，从炕头的木橛上取下来……

父亲属马，1930年生人。18岁那年，他遇到了酒壶的主人胡桥中。

胡桥中是荆州人，比父亲小两岁，父亲叫他胡小个子。有年冬天的夜里，他和胡桥中一起站岗。风像刀子，割得人脸疼。父亲蜷在避风的土墙根，从怀里摸出个满是外文的铁盒子——这是他捡到的，他留着装酒。打开盖子，一股小烧的酒香便窜了出来。父亲抿了一小口，酒的烈度在口腔炸开，感觉有股热气窜上头顶。

“喂，分一口咯。”黑暗里忽然冒出个声音，是小个子。

父亲愣了那么几秒，还是把铁盒递过去。胡桥中接过，仰脖子就是一大口，半晌没吱声，只听见他喉咙里“咕”的一响。

“够劲！”他咂咂嘴，把盒子递回来。黑暗里，看不清各自的神色，但分明能感觉出父亲的不舍和胡桥中的满足。

往后再站岗，或是长途奔袭后歇脚，他俩总会凑到一处，你一口，我一口，把那点辛辣的液体分着喝了。酒不多，润不了喉咙，更醉不了人，可就是这点意思，像条看不见的线，把两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拴到了一块儿。

有天晚上，两个人站岗，胡桥中从父亲兜里掏了几个铜子，掏出父亲的酒盒子撒腿跑了。约莫半个多小时后，他带回了荆州最好喝的酒。父亲开盖喝了一大口，米香远胜于他喝过的其他小烧。就这一口，荆州的酒便刻进了他的喉咙。

后来，父亲和胡桥中成了四野的解放军战士。他喝多了酒的时候总说：“那队伍真是不一样，长官给兵娃子洗脚，你信么？”然后他眯着眼，摇摇头，自己答了：“我信了，就跟上走了。”

1949年的衡宝战役，是父亲记忆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父亲不愿细讲，只有被我们缠不过时才喃喃道：“炮火把地都犁了三遍，找不到一块囫囵土。”

胡小个子，就丢在了那片被犁过三遍的土地上。

对手是白崇禧的精锐部队，战斗推进得异常缓慢。“钢七军”的暗堡藏在坡顶的石缝里——那是个拿麻石砌的“狗洞”，洞口只露着两尺宽的机枪口，周围盖着炸焦的树枝，机枪扫出来的“火舌”能把20米内的土都掀起来。

战事打到10月9日那天，浓雾笼罩山头。班长努力在大雾中辨别方向，带着全班往一个山包上冲。刚冲到半腰，一阵“突突突突——”的机枪声就泼了过来。冲在最前头的两个战士，一声没吭，直直地栽了下去。全班人被死死压在了一片浅洼地里，子弹啾啾地贴着头皮飞，溅起的土块砸得钢盔叮当响。

眼看着雾气越来越薄，战士们将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敌人面前。班长着急地左顾右盼。

“班长！右边！右边有条水沟！”胡桥中突然哑着嗓子喊。没待班长答复，他一跃而起，说：“这边！”便向着水沟冲过去，好巧不巧，一发炮弹不偏不倚，瞬间将小个子炸得血肉横飞，散落在周围的地上。大家趁爆炸的间隙，躲进那条并不算很深的水沟里。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带着一摊血肉，正好落在父亲面前，是小个子的酒壶。盖子被震碎，酒顺着缝隙汩汩地冒出来。父亲蘸下自己的水壶盖子盖上。

从此，这个酒壶再也没有离开他。

在这场战役中，父亲为了营救战友，被弹片伤了腿。他拿着三等功的证书，一瘸一拐地复员回了老家。那酒壶，从此就挂在了我家炕头的东墙上。壶的帆布带子浸了血，黑红梆硬，母亲想用碱水刷一下，父亲不许。

父亲不让任何人碰它。

我六岁那年，父母都下地了，我对那个并不好看的物件充满了好奇，便搬来凳子，踮着脚，够到了那个神秘的东西。

壶很沉，冰凉。我使劲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

那滋味，够我记一辈子了。火烧火燎的辣和一股浓烈的冲直奔喉咙。我“哇”地吐了出来，眼泪和鼻涕便流了下来。

这时，父亲扛着锄头进了院门。他看见我手里的酒壶，脸色“唰”地变了。他冲过来夺过酒壶，然后，回身脱下脚上沾满泥的布鞋，将我按在炕沿上。

那是我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下狠手打我。他红着眼，喘着粗气，声音嘶哑：“这是能动的么?！啊?！这是能动的么?！”

打完了，他扔了鞋，一个人蹲到门槛上，双手捧着那个酒壶，头深深埋下去，半天，没发出一点声音。

后来母亲抹着泪悄悄告诉我：“你爹不是心疼你动了壶，是怕你把里头的东西洒了。他说，那里头装着的，不只是酒。”

后来我知道，荆州的酒在我们当地买不到。父亲希望酒壶里始终有一口小个子留下来的酒。

父亲复员回来时，怀里除了那个酒壶，还有一张用油纸仔细包好的三等伤残军人证明。可他谁也没告诉。他把证明压在箱底最深处，仿佛想把那段过往也一并埋进去。

家里穷。我们那儿是深山窝子，地薄，产不出多少粮食。我12岁那年，奶奶生病却没钱医治，母亲翻箱倒柜想找点能变卖的东西，终于从箱底翻出了那张已经泛黄的伤残证明。

“我去公社！”母亲拿着证明，手在抖着。父亲一把抢过去，脸涨得通红：“不准去！”

“为啥不准去？娃儿们的裤子破了连块补丁都没有，碗里清汤寡水！你腿脚不便，我认了，可这是国家给的，为啥不用？”

父亲许久不言语，他突然爬上炕，摘下那个酒壶，说：“这个酒壶和小个子的半拉胳膊，就落在我跟前。还有些人，可能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父亲的声音哑了下去，“我囫囵个儿回来了，我还有你们，有这个家。”他顿了顿，看着母亲泪流满面的脸，语气缓了缓，却更沉了，“我这点伤算啥事？这日子，别人过得，我们就过不得了？”

母亲擦了眼泪，找来抹布，将壶身擦净，重新挂在炕头上。那之后，母亲再没提过那张证明……

下山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山间起了雾，淹没了远处的田畴。回头看时，小小的坟茔也淹没在雾里，只有那个水壶，还在湿漉漉的草丛里，泛着隐隐的光，像父亲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凝望。

山脚下，几户人家的窗户，已经透出温暖的灯光。再回头时，暮色已经淹没了整个山岗。父亲的幸福很简单，壶里有小个子的酒，炕头上有老婆孩子的暖，因为父亲懂得，这些是有人替你挡了风雨换来的。所以他愿意守着这份简单。

在这温暖的灯光后面，大抵都藏着一个“不简单”的秘密吧。



河边的芦苇

□戴发利

从落叶飘零的深秋到雪花飞舞的冬日，我总会在河边不期而遇那一丛丛芦苇。我们像久别的朋友，亲切重逢。

芦苇相依相偎，起伏着身姿，闪着耀眼的光芒，向我微微颔首致意。它们似乎是刹那之间变白的，从它们身上，我读到了季节变换、时光更替的消息，感到了岁月悄然无声地缓缓前行。

黄昏时分，河边夕阳斜照，眼前的一切陷入了金黄的温柔之中。河水荡着阵阵涟漪，一群水鸭子列队游过，身后留下长长的波痕；几只白鹭翩然起舞，碎金般的光影在水面上跳跃闪烁。此刻，微风徐徐，天地澄明，清爽薄凉，静谧悠悠。

平日里，我在时间的指挥下忙忙碌碌，努力让繁杂细碎的事务填满自己内心的每一处角落，以驱散光阴虚度的愧疚感。此时看着眼前的芦苇，不疾不徐，不骄不躁，像慢镜头一样缓缓摇移，我突然心生羡慕，向往这孤寂的境界。

我放慢脚步，在芦苇岸边徘徊，又择一处方寸之地坐下，静静欣赏眼前景色。

芦苇继续摇晃身姿，像一位不惊不惧、不喜不悲的智者。对于我的到来，它没有丝毫的波澜。它不问我的来处与归程，不问我姓甚名谁，却准备于无声之中助我参透玄机。

此时，我把那些总是放不下的世事暂时抛却，索性浪费一次光阴，在漫无边际的虚空中游走，如《道德经》所言——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

我的身体随思绪悠悠飘荡起来，仿若进入了时空隧道，去往了久远的历史深处。

我来到了两三千年前的河边，这里是《诗经》营造的精神世界。河边的劳动、游玩、爱情，依然在生动、浪漫地上演，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沉淀出世世代代的情感基因与气质。

我看到那爱恋中的男女，正在隔水痴痴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看到孔子在河流边喟叹——“逝者如斯夫”。杜甫也缓缓踱步而来，这位现实主义大诗人，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他亦有一首题为《蒹葭》的五言律诗——“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风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他感秋伤情，慨叹蒹葭经受风霜雨露摧折，如同人世间的自己，哪堪岁月蹉跎，发出身世悲伤之叹和贤人失志之感。

白居易紧跟杜甫来了，这位遭到贬谪的江州司马同样是失意的。他来到水岸登船送人，一气呵成千古《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心里喷涌而出的这些诗句，至今仍被每一个中国人所熟悉、所吟唱。飘洒的芦苇，不仅生发出了离愁别恨的思绪，还营造了隐逸淡泊的境界。芦花如雪，高雅素白，远离世俗之气，外在清简，内心充盈，正是仁智之高士所追求的上乘人生之意。

写下“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晚唐诗人王贞白也来了。经历了边塞从军和朝堂仕途，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决意弃官归隐。他以《芦苇》为题，写下古风诗句，描述自己在庭院里种芦苇的场景，抒发自己追求闲适旷达的心情。

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如江河涌流，那些高人雅士、文人墨客或吟诵、或凝望、或沉思，借这河畔芦苇，寄放万千世间思绪，寻觅一方理想的心灵栖地。

中国文化的又一巅峰——宋朝的文人世界里，也不缺少芦苇。

李煜走来了。此时，这位亡国之君已被掳至北宋京师，在梦中，他来到河边，以芦苇、孤舟为伴，哀伤感叹“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隐逸诗人林逋来了。他孤高自好，喜恬淡，远名利，终身不仕不娶，隐居山中，与梅花、仙鹤作伴，被称为“梅妻鹤子”。在河边，他信口吟出“苍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雨后的河水碧透，岸边鹭鸶微眠，芦花经雨展露别样风情，渔船上炊烟袅袅，这就是诗人最理想的生活天地。

苏轼来了，他正在离开汴京去往杭州。虽然前途迷茫、人生起伏，可他最终是豁达开朗、淡泊超然的——“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面对江海秋色、枫红芦白，他心中有风景，何惧路途遥。

南宋陆游的“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戴复古的“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杨万里的“风前挥玉麈，霜后幻杨花”；姜夔的“眇眇临风思美人，荻花枫叶带离声”；秦观的“月色满湖村。枫叶芦花共断魂。好个霜天堪把盏，芳樽。一榻凝尘空掩门”……元、明、清以至于近现代，承载着芦苇意象的诗文，携着文学之美款款而来，让我一时目不暇接，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这些从《诗经》发端的芦苇之咏叹，串联起来，不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大河吗？近观流水汤汤，芦花雪白；远看旷野辽阔，天高云淡；静听秋声瑟瑟，虫鸣鸟啾；体悟时空流转，生命无垠，我们所有的情感都会在这里找到归宿，找到安放之地。

夕阳隐没，月已升起。我该与河边的芦苇告别了，我要回到不远处的世俗世界，在芸芸众生中拥挤前行。

虚度这一段“无意义”的时光，我感到莫大的满足。我放下负担，卸下重荷，内心从“密不透风”变得“疏可走马”，呈现出旷野般的广博辽阔。

我可以轻装上阵，去往人间了。河边的芦苇，依然如翩跹的舞者，送我远去。

双面葫芦（外一首）

□黄锦瑶

一颗种子被盖在土里
萌芽不争，藤蔓不抢
半年后，它变得青绿
浑身透着股子韧劲
老人瞧见
哎，这葫芦水灵
将它放进竹篓
我不知道它后来的经历
只看见它一身蜡黄
洗不净，擦不白
大约是岁月拗断了它的脖颈

生母为尊

您的眼眸是口深井
我在里面捞起了自己
最初看见的世界
有些红晕
脐带是条河流
现在也没有离开我的身体
它流淌的声音
像潮汐
您把岁月熬成奶酪
切片打包
送给每一个日夜
一碟风干许久的香肠
总有许多馋虫挂念
您的针线筐箩里
有我成长的足迹
每一次缝补
都是温暖
真正染白鬓发的
是一回回身不由己的别离
是一路迎面而来的风雨
岁月只是默然伫立
不挽留，不评议

霜鬓

□刘兴华

人人都说
是岁月催白了头
回首往事，才懂得
鬓边霜本不是时光所赐
是话到嘴边
敛住未出口的言词
是两颗相惜的心
各自奔赴前路
是曾经紧握的手
在磨砺中慢慢松弛
那些欢笑与温柔
如滩上碎浪，来去无息
炽烈的情怀缓缓凉下
心上剧痛慢慢平息
只留下浅润印痕
藏在心底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